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Oral History Archive 康尼岛历史工程口述历史典藏

Interviewee: Song Xin 受访者: _宋昕_

Interviewer: Ruonan Zheng 访问者: _郑若楠_

<https://www.coneyislandhistory.org/oral-history-archive/song-xin>

Content © 2019 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 内容©2019康尼岛历史工程。_All material on the CIHP website is copyrighted and cannot be used without permission.

郑若楠:大家好！我是**Coney Island History Project**的郑若楠，今天我们一起来采访中国艺术家宋昕。然后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么？

宋昕:我是宋昕，在北京出生长大，2000年来纽约，现在的职业是艺术家。

郑若楠:因为怎样的机缘巧合选用了剪纸这个媒介去表达自己的艺术？

宋昕:我非常幸运在18岁的时候出了我自己第一部剪纸书，而且还有稿费，当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剪纸是一个艺术领域。我当时住在离北京图书馆特别近，马上就在那期间查了大量的民间剪纸的资料，而且还有很多国外的进口画册，那个时候90年代的北图什么都有，让我一下子脑子就开了。一个暑假剪了很多，那儿就是我的剪纸的开始。

郑若楠:因为什么机缘巧合来到了纽约？

宋昕:我觉得纽约是一个艺术都市，当时就是想过来看一下，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能呆这么久。来了以后觉得纽约特别有魅力，不知不觉中就把我给留下了。当时我所有的好朋友都没想过我能在这儿呆下来。我就觉得越呆越不够，它吸引人的地方太多了。

郑若楠:在**Brooklyn**住了18年，有没有观察到周围的变化，有哪些变化给你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对你的作品产生影响？

宋昕:印象最深的是我坐地铁的那个地方，**Bay Parkway**的那个地区，而且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地区的变化也非常大。因为是86街嘛，它的新移民就特别多，有中国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波兰人，还有很多比较小众的那种中东的，所以那一条街有很多商店和餐馆，我以前也经常去，就是因为那儿有好多好吃的。我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地方也不是那么繁华，等我再做作品的时候真的是挺活跃的，在我做作品的那两年之中去的更多了，因为我会拍那边的照片，观察到有些商店换人啊开不下去的就淘汰了啊。

你知道北京人爱吃风干肠，风干肠我来纽约那种味道没法儿再买，后来我在俄罗斯的超市里居然发现有一种香肠跟风干肠的味道特别相似，后来我就想我们中国和俄罗斯在Mao的时期他们不是brother么，所以你看北京有这么多俄罗斯的建筑，还有很多北京的黄瓜小菜，那儿也有，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不是说艺术就是纯艺术，其实在生活方面融入的很多，你一旦注意了原来真的是culture cross。

郑若楠:那当时为Bay Parkway的作品也是融入了自己拍的这些东西是吧？

宋昕:对，我当时是因为MTA他们有一个open call, 想找艺术家做这个station, 那我就去投标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选上，也不知道我在Bay Parkway那站。当时在meeting的时候那个经理就说因为Bay Parkway是历史保护的，它的位置和其他站不一样，其他站都是放在外面platform/站台上，只有Bay Parkway是在站台里面，就这么一个空间。我当时就想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个位置多漂亮，一进刷票口就是那个站，在地下也能看到，一下街上抬头也可以看到，它是双面的。后来我就搬走了，搬到Bay Ridge了。我记得之前在meeting的时候有个老艺术家，你以前住这儿对这儿这么了解，你应该被选上，所以觉得真的是啊，那会儿做了好多调查反反复复想把这个proposal交上去没想到就选中了，特别幸运。因为Bay Parkway有很多中国移民，占得比例是30%，跟其他国家比还是挺大的。

郑若楠:当时做了多久？

宋昕:从我做到最后安装当时做了两年，因为那个站要重新修，他们是个特别老的站了。整个工程是挺长时间的，我做的是玻璃的，所以比较易碎，所有的施工完成之后这个艺术作品是最后安装的。

郑若楠:所以在这两年之内就准备作品？

宋昕:对，在这两年之内我就拍了很多很多东西，为了最后finalize我的drawing我就经常去，我当时的proposal Tree of Life说的就是把这些neighborhood的照片他们的生活都融入到这个树里，因为那个地方是新移民，就像我自己一样，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像一棵树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寓意，拍更多的照片把他们拼集在一起。所有的人在等车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互动，并不是说我做这个艺术品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等车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也许他们能看到之前没有看到的東西，或者他们熟悉的東西在里面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郑若楠:有没有当时拍的东西在两年之后不在了？

宋昕:有啊，它那个站的corner store就是，所以当时我去半年过以后又换了,我又给拍下来，刚搬去的新移民可以看到他们的neighbourhood以前是什么。但是这个(作品)就变成永久的了，以后这个地方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至少在2010年到12年的状态他们可以在我的作品里找到：房子、住宅区、人、小孩，可能小孩都长大了，餐厅啊、买东西的商品啊、都在那里面，经常在那儿住的人经常搭地铁一定能找到他们能呼应的东西。

郑若楠:当时拍了多少张照片？

宋昕:太多了，我真的没数，上千张，当时我打印出来照片都一摞一摞的。选就是看，因为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树么，通过颜色、不同层次，还有地名啊、街头啊，我尽量想表现的多一点，商店的号码啊、Bay Parkway的站名啊，都跟那个地区相关的东西。

一边创作一边剪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有很多想法的，不见得是我一下子能说出来的，但其实脑海里每一个细节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和我对那个地方的回忆和当时的感受，因为我选的每一片都是一个照片，有小叶子、花啊、花瓣啊、树的连接。你现在让我冷不丁一想我可能记不起来，但是如果我仔细想想当时我就是说每一片，如果我看到了，我在哪儿我就会想起我当时创作的一下子的那一片的记忆。当时我就把我自己剪到一个叶子里了，因为它是永久的嘛，谁知道啊十年以后再去看你自己在那儿，你自己也是一个变化。

郑若楠: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宋昕:对，很多的storefront我拍还有它那个数字、装修，我记得它那个中东的餐厅，伊斯兰的装修挺漂亮的，那个烤肉店伊斯坦布尔，那家还挺好吃的，特别有特色，现在还在。

郑若楠:这个project完成贴上去完了以后自己去看第一感受是什么样的？

宋昕:挺激动的，特别高兴，觉得有这么个东西以后，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再去还会在那儿。当时装上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是终于完了，心就放下了，但是之后再去真的觉得挺欣慰的。

郑若楠:有跟去那儿参观的人聊过天儿么？

宋昕:没有特别的聊过，但是我去那儿的时候采访拍照，别人可能认出我来，说他们特别喜欢。还有卖票的那个人也说太喜欢了，天天看着，因为就对着她么，(她说)天天看，终于见到你了，你也不老来。我有时候去也办法告诉你说是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碰到各种不同的人。

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玩儿的就是有一次我去地铁站下面的一个中餐馆吃饭，有朋友推荐我去吃，结果waiter等我点完菜说唉你不是上面做艺术品的艺术家么，我说你怎么知道的，是我，他说你装东西那天我正好路过看见你了，天啊我真想不到，他说我就是想核实一下是不是你。他说我每天老路过看特别喜欢。当时也是挺感动的，因为是一个餐馆的服务员告诉我的，后来我也意识到你在干什么的时候有很多人也在注视你并不知道。所以我后来想这个也许就是公共艺术的魅力。因为从那儿之后做了好多公共艺术，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机会，很多人不从事艺术，一年也去不了几次博物馆、画廊，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看，那最好的看艺术的就是公共艺术。就在他们生活，你看天天地铁站，每天只要是community(坐车)都会看到，我觉得对纽约这个city(城市)是无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MTA做的真的很好。

郑若楠:那现在住的这么久有没有家的感觉?

宋昕:家的感觉我觉得好像没有吧，因为毕竟不是在这里生长。我觉得家的感觉不知道在哪儿了都，我就是回北京也没觉得那儿是我的家，几乎每年回一次，因为老不在你觉得也不属于那里，但是越来越喜欢这里是真的，越来越不愿意离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家的感觉，而且每次回来都特别高兴。

郑若楠:能谈一下自由女神的那个作品么?

宋昕:当时那个作品是我在13年Flatiron building的作品，也是一个装置，那个时候是Sprint电话公司他们的space，他们支持艺术家就把那个space给艺术家，一年选四个艺术家。我觉得也是挺幸运地被选上。

2013年我就想做自由女神，我当时整个作品的题目是cutting dreams, 剪梦, (American dream), 每个人来纽约不管是到那儿你有一个dream。纽约的signature就是自由女神，她代表的是自由的城市。但是那一年我觉得有很多政治事件发生，但是是伊拉克战争，然后保卫华尔街的站。我觉得艺术家也是关注这种社会问题，所以我就想到这个American dream, 之前我就想做这个project，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实施，正好这是一个机会。每个人到这儿都有一个dream, 有一个期望，但我觉得往深了去说自由女神是自由的象征，我觉得在自由的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也挺多的。当时我也是选了很多相关的照片，在网上找了很多伊拉克战争、保卫华尔街，还有警察拦住搜查非洲裔的人一些照片，但是是对人权的讨论，当时我就找了一些关于这个的照片，还有纽约的街景。我觉得纽约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城市，经历了911，她还这么勇往直前地这么走，所以我就找了很多这种照片，代表纽约人用照片组成的自由女神。

郑若楠:能介绍你在“Coney Island Maybe”展览里面Elephant Hotel这个作品么？能讲一讲创意来源和怎么做出来的么？

宋昕:当时展览是想Save Coney Island, 开放商想开发成一个住宅区、综合娱乐中心。虽然没落了，但是文化底蕴还是有的，很多年纪大的艺术家年轻时候都在那里玩过，每年也会去，他们不想把这个地方变成那样太商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展览，像是小小的一个抗议。

当时我也想参加，作为艺术家有一个声音。一开始我想做老的过山车，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做，照片太多了，用不着我去表现它了。我查了很多资料，在很多老照片里面发现了大象，是elephant hotel, 然后我就翻了好几本书，当时才知道这是一个酒店，最后还变成一个妓院，我觉得太好笑了，在那样的一个娱乐中心，那个年代。因为它有游乐园，是儿童的地方，然后也有海边，但它突然变成一个妓院，我觉得特别滑稽。

我想做elephant hotel因为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个设计师也特别有名，设计了好几个hotel, 就一样的elephant hotel都在美国不同的州，这个好像是第二个或第三个。其实可以从里面看到外，elephant的屁股看到前面，有赌场，展览中心，其实原来它的这个想法真的特别好，人进去以后可以看然后由里向外这种互动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本身做剪纸做collage就是拼贴，把Coney Island所有的70、80年代的照片都剪辑拼贴在一起，最后组成了elephant hotel。我这个作品在当时展览的时候特别引起注意，挺不一样的，还是把他们的回忆给勾起来了，因为最重要的那些景观都是游乐场、景观，这个hotel是因为被一场大火就给烧了，等于记忆中就是消失了。所以我做这个作品就是大家能想起在那个时候也有这么个地方。